

以詩詠鬲歌不絕

鬲 (lì) ——你認識這個字嗎？你知道鬲是幹什麼用的嗎？據悉，鬲為古代炊煮器。近日，江蘇蘇州吳文化博物館舉辦的「新九州」系列特展第三期「隨州——漢東形勝和千年文脈」展出了一款「噩姜鬲」，該文物蘊含豐富信息：從器型看與鼎淵源深厚，由鼎這一中華民族尊貴器形逐步演變而成；其材質為青銅，出土於富藏銅錫資源的隨棗走廊，見證商周時期各方勢力爭奪資源的歷史；而在文物和歷史價值之外，其藝術價值顯著，觀眾可從中窺見當時高超的鑄造工藝與獨特的審美觀念。

以鼎為母形：鬲是款足鼎，鼎是實心鬲

想要認識鬲，首先要認識鼎，因為二者外形相似，且都是炊具，一般都是三足，區別只在鼎足為實心，鬲足為空心。《爾雅·釋器》將鬲當作鼎的一個分類，亦即「款足者謂之鬲」。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進一步釋義，「鼎屬，像腹交文，三足」，沿用《爾雅》思路，將鬲歸屬到鼎的行列，底部有三隻足。因此鼎與鬲可以被視作同源器物。

究竟是鼎先於鬲出現，還是鬲先於鼎出現？從邏輯上推斷，鼎很可能早於鬲，這是因為實心足的燒造難度低於空心足，且鬲因器腹內壁與足部相通而具有更大受熱面積，更接近火源，比鼎更適合煮粥或蒸煮食物。考古出土的實物證據也支持這一觀點：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陶鼎為裴李崗遺址出土的乳釘紋陶鼎，距今約 8000 年；最早的陶鬲則出現於龍山文化中晚期，距今約 4500 年。可見，先民們是在對陶鼎不斷完善的基礎上，歷經數千年才逐漸發展出空心足的鬲。

作為中國古代重要炊器的鼎，從最初的中原核心區擴展至中國多數文化圈。它以北方中原地區為中心，隨著文化交流，向東擴散到山東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形成較為發達的黑陶鼎，向南延伸到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向西則與甘肅、青海的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彩陶風格的鼎。

起源晚於鼎的鬲，在分佈範圍上與北方及中原旱地農業區的文化關聯更緊密，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徵。早期使用陶鬲的文化集中在黃河中游及北方草原邊緣地帶，之後其影響向南進入河南龍山文化區，與當地鼎文化逐漸融合，出現了兼具兩者特徵的「鬲式鼎」等過渡形制，向西影響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出現少量仿鬲形制的陶器。南方的陶鬲出現時間較晚，帶有鮮明的北方印跡，比如南京西街遺址出土的陶鬲，帶有明顯的商代特色。

鼎的歷史遠早於鬲，在中華文明中地位也遠超後者。它從炊器逐漸演變為禮器，成為國家權力的象徵 —— 大禹九鼎便是傳國重寶，「三足鼎立」這一成語亦以鼎足喻指天下三分的權力格局。商周時期的青銅鼎，紋飾繁複精美，造型古雅，盡顯磅礴之美。

相較之下，鬲始終作為炊器在民間廣泛使用，即便以青銅鑄造為禮器，地位也遠不及鼎尊崇。明代蘇州學者文震亨在《長物誌》中論及銅器等級時，將「鼎、彝、觚、尊、敦、鬲」列為「最貴」，鼎居首而鬲在末，恰是這種文化心態的生動體現。雖然鼎與鬲在文化與功能上存在差異，兩者還是有著許多共同點，比如都為圓口三足，方便了食物的放入和取出。鬲是在吸收鼎的燒造經驗後，進一步發展的產物，繼承了鼎的優點，又彌補了其缺點，能夠容納更多水，能夠更快煮熟食物。故而在實際使用功能上，鬲勝過鼎，鼎亦可被稱作「實心鬲」。

《說文》中「鬲」部收錄了若干相關漢字，其中的「甗」(yǎn)則可視作在鬲的基礎上進一步演化發展而成的複合炊器，類似於鬲與鼎的關係。甗分成上下兩層，下部為鬲用來加熱水汽，上部為甗(zeng)放置食物，中間用箆子隔開上下，屬於複合型器物。最早的甗是陶製的，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推測從鬲演進到甗所需的時間，遠短於從鼎發展到鬲的漫長過程。

「鬲」是一個多音字，念 lì 時，指炊器，念 ge 時，則通「隔」。由於許慎對「鬲」的解釋過於簡略，如今難以理解它為何能指代「隔」。

有學者從鬲本身造型出發，認為其分立的袋足形態天然具有間隔感，故引伸出「間隔」之意，或從空心足結構出發，認為水量不足時水分儲於各足內形成間隔之狀。有趣的是，「融」的部首也是「鬲」，或許源於鬲作為煮粥炊具，能使食材交融混合的特性，故而產生「融」的概念。

鼎與鬲，同源而生卻各有演進。它們既見證了先民因實用需求迸發的造物智慧，更在中華文明長河中留下了清晰印記。鼎成為權力與禮儀的象徵，鬲則在民間煙火中延續實用價值。



▲左圖：新石器時代中原龍山文化磨光黑陶鬲；右圖：南京西街長干古城出土陶鬲。

以銅為材質：隨棗走廊上的金道錫行

2012 年至 2014 年，南陽夏鋪鋪噩侯墓地出土了上千件珍貴的文物，其中鼎、簋、鬲等青銅器物近百件，「噩姜鬲」便是其中之一。因而這件在吳博展陳的青銅鬲，屬於噩國文化的一部分，其背後更是蘊含了商周時期的各方勢力在隨棗走廊上爭奪青銅資源的歷史，即學術界所稱的「金道錫行」。

噩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先秦故國，位置在今天的隨州，與大名鼎鼎的曾國相鄰。考古發掘的文物表明，噩國擁有成熟的青銅冶煉技術，在當時估計具有很高的地位，然而在文獻中對其記載較為稀少，《史記·殷本紀》中提到噩侯向紂王進諫，因言語過於剛直，被對方殺害，西伯侯姬昌聞聽後，深感惋惜，從中可以知道噩為殷代方國，且與周國關係友好。

與周王室交好的姬姓噩國，卻在周厲王時期，因為與東夷、淮夷一起背叛周朝而被對方擊敗，甚至連國君也被誅殺，一度陷入亡國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南陽夏鋪鋪噩侯侯族墓地的發現表明，噩國至春秋早期依然存在，沒有因為叛亂被徹底消滅。在古代叛亂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周厲王在征伐噩國時，發佈的軍令赫然是「勿遺壽幼」，可以說是毫不手軟，噩國又如何能延續到春秋早期呢？

這背後與噩國所在的隨棗走廊有莫大關係。隨棗走廊位於大洪山與桐柏山之間，連接中原南陽盆地與江漢平原，是南北交流的重要通道。周王朝為達成控制南方的戰略，幫助噩國在這條走廊上立足，甚至通過政治聯姻鞏固雙方關係，令其成為一個重要軍事據點，協助周王室抵禦淮夷與遏制楚國北上。周厲王在鎮壓噩國叛亂之後，為彌補南土力量的空缺，將姬姓族人分封到噩國土地上，形成姬姓噩國。與「噩姜鬲」同時期出土的西周晚期文物「噩侯壺」上有銘文「噩侯乍

孟姬媵壺」，按照先秦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的傳統，可以推斷出當時噩侯與孟姬的姓氏為「姬」，即周代王室成員之姓，支持了此種觀點。

中國礦產資源分佈存在明顯的區域不平衡現象，以鑄造青銅的原材料銅錫礦藏為例，南方的儲量遠多於北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無論是精美的禮器，還是作戰用的兵器，都需要大量的青銅原材料。商周時期，北方人口佔據絕對的多數，然而重要的銅錫礦藏卻主要分佈在長江以南地區。這種人口與資源的不平衡，導致隨棗走廊成為商周時期各路勢力的必爭之地。

位於隨棗走廊的噩國、隨國等諸侯，承擔了運輸長江中下游銅錫礦料至中原的任務，學術界將之稱作「金道錫行」，此處的金指的是青銅，錫則是古代青銅器中不可或缺的融合物。考古研究顯示，噩國處在「金道錫行」的江漢間路線上，亦即將湖南、鄂東南、贛北的銅錫資源經長江北上，穿過隨棗走廊與南陽盆地，最後進入中原。為控制這條路線，周王朝在漢水以北分封一系列姬姓及姬親諸侯國，統稱為「漢陽諸姬」，有隨、申、蔡等十餘個諸侯國，它們在《左傳》《史記》等文獻中記載頗多。這一區域面積不大，但國家數量眾多、分佈密集，背後是外部勢力干涉的結果，目的在於防止該地區形成統一強大的政治實體，從而壟斷銅錫資源。

在南陽夏鋪鋪噩侯侯族墓地被發現之前，噩國雖歷史悠久，卻聲名不顯，相關文獻記載更是寥寥，與其出土的數量眾多、工藝精湛的青銅器形成巨大反差。造成這一反差的關鍵原因，並非其國力足夠強盛，而是得益於其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位於隨棗走廊這一「金道錫行」之上，身處青銅冶煉技術高度發達的區域。充足的銅錫原料供應，為噩國燦爛青銅文明的孕育與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

釜鬲炊雲中：在醫學等領域留下獨特印記

鬲除了作為實用炊具，其造型優雅、端莊，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古代對鬲的美學欣賞，主要分為兩條支線。一是在先秦時期，對其造型、紋飾的琢磨開發，二是秦漢以後歷代詩人在沒有太多鬲的實物支撐的情況下，憑藉自身想像與文字記載，將鬲作為一種高古之物運用於詩歌的吟詠之中。

起源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鬲，流行於夏商周時期，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鐵器的出現，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但作為長期服務於先民生活的炊具，鬲已然融入中華藝術文化之中，被後世的文人墨客不斷吟詠。

依據襠部結構，鬲可分為兩類，一是分襠鬲，襠部呈明顯分離狀，二是聯襠鬲，襠部為連貫弧形。從圖片能清晰看出，「噩姜鬲」是典型的分襠鬲，其襠部三足界限分明，襠腹交界處的「人」字形溝紋，恰好印證了許慎《說文》中「像腹交文」的記載。

分襠鬲在商代是極具代表性的流行器型，西周早期仍較常見，但到中晚期後，聯襠鬲逐漸成為主流。這件「噩姜鬲」屬於西周晚期器物，卻仍採用分襠形式，由此可見，噩國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殷商時期的傳統。

噩姜鬲的三足覆著斑駁色澤，青綠色銅鏽與棕褐色氧化痕跡交織。兩端寬、中段窄的造型，於敦實穩重中透著簡潔力量，穩穩托住器物。袋狀的足部形態增大了與火焰的接觸面積，讓古時生火煮食時能高效傳熱，實用功能與審美造型在此完美結合。

西周早中期，噩國青銅器的主體常飾高浮雕面孔。這類紋飾既含獸面紋特徵，又具類人面的寫實感，眉眼彎彎似帶笑意，透著親切感，被學者命名為「神面紋」。至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噩國青銅器的藝術風格與製作工藝有了顯著轉變。以「噩姜鬲」為例，其主體的獸面紋對稱分佈於器身，獸目突出，盡顯威嚴莊重，且趨向抽象化、圖案化，通過凹凸線條增強立體感。這些紋飾因用於祭祀等禮儀場合而帶有神秘威懾力，整體又展現出古拙雄渾的審美韻味。這種變化，可能與噩國君主的姓氏變更有關。

秦漢時期，隨著生產力發展，作為炊具的陶鬲逐漸被灶、釜、甗等器物取代。這種更替頗為徹底，導致鬲在《爾雅》成書時可能已不常見，故僅以「款足者謂之鬲」的籠統表述將其歸入鼎類。許慎在註解時也因信息有限而語焉不詳，含糊地以「像腹交文」四字來描述其襠部結構。

陶鬲長期使用的歷史積澱，催生了眾多

以「鬲」為偏旁的文字。這使得後世文人常在詩歌中用到與「鬲」相關的表述，形成了實物消亡與文學存續的滯後現象——一方面，鬲已退出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文人創作中卻大量出現相關文字。

在眾多詠鬲的詩詞中，蘇州文人對其格外偏愛。從西晉陸機到清末吳梅，鬲儼然成為吳地的文化符號，為歷代士子多有提及。這或許與當地物產息息相關。

吳中作為江南水鄉，盛產鮮美的魚蝦等水產，而熬煮最能凸顯魚肉的滋味。正如陸龜蒙在《食魚》中所寫：「江南春早魚無澤，歲晏未曾腥鼎鬲」，鬲以炊煮為主要功能，自然深得當地文人青睞。

除了用於炊煮，鬲還衍生出其他含義。讀作 ge 時，它通「隔」，指人體中分隔胸腹兩腔的膜狀肌肉，也就是「膈膜」。宋代蘇州文人葉夢得在詩句「怪得吟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中，便以「肝鬲」指代內心的懇切之情。

在古代理學典籍裡，「鬲」也常簡寫作「鬲」，成為醫家術語。如《黃帝內經·氣厥論篇》中「心移熱於肺，傳為鬲消」的記載，意思是心經的火熱之邪傳遞到肺臟，會灼傷肺臟，進而引發「鬲消」這一病症。

正因「鬲」通「膈」，使其在酒文化中衍生出獨特的符號意義。《世說新語·術解》記載，東晉大將軍桓溫手下有位擅長品酒的主簿，他能依據酒力作用於人體的不同部位來分辨酒的好壞。士紳獻酒時，他把好酒稱作「青州從事」，把劣酒叫作「平原督郵」。

原來，青州有齊郡，「齊」與「膈」同音，暗指好酒的酒力能抵達肚膈。平原郡有鬲縣，「鬲」與「膈」同音，意味著劣酒的酒力僅能觸及胸膈。宋代大文豪蘇軾在《次韻趙令鑠惠酒》中寫下「青州老從事，鬲上非所部」，便是化用了這一典故。

如今，鬲已退出歷史舞台，其承載的文化意蘊卻依舊鮮活。它化作文字符號融入語言體系，成為文人筆下承載豐富意象的符號，在醫學、酒文化等領域留下獨特印記，以另一種方式在中華文明裡綿延不絕。

以「噩姜鬲」為代表的噩國青銅文化，誕生於隨棗走廊這片「金道錫行」之地，其精美的鑄造工藝與獨特的藝術風格，更讓人們得以窺見當時的審美意趣與技術水準。這些器物與背後的故事，恰似一個個路標，指引人們回望先民的足跡。

作者 / 曹體仁
本版圖文摘編自蘇州「吳文化博物館」
微信公眾號



▲藏於河南南陽市博物院的春秋早期養伯銅方蓋鬲。



▲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商代婦好青銅三聯鬲。